

# 南京大屠殺目擊記

鈕 先 銘

爲了日本文部省編撰教科書篡改侵略史實，臺北中外雜誌社編者來信說：

「您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，請您務必發表一點意見。」關於日本文部省這一掩飾暴行，欺瞞世人的行爲，凡是當年被害國家無不憤恨；提出抗議者，不僅我國而已，還包括了曾爲日本統治之朝鮮——韓國以及琉球，甚至若干東南亞國家也一致譴責。真是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匯成了一股正義的洪流。以一個目擊者身分，我自應爲歷史作見證，使這些歷時已半個世紀以上漸爲人所淡忘的現代史，能重新受到重視，並喚起大家的警覺。

## 戴高樂批評日本人

回憶一九三五年在法國的軍校，一次課外的演講，主題是「東西戰略、戰術、戰鬪的比較」。我隨班聽講，聽着那位主講者提高了嗓子說：

「打仗是野蠻人比文明人會打，文明人只憑着智慧與武器，日本人本是野蠻的民族，却從文明人學到了智慧與武器，所以特別打得好……」那位主講的上校軍官，高高的個子，壯壯的身材，面無三兩肉，有神的眼睛帶着鷹鉤的鼻子，典型的法國軍人。我只注意到他提到日本軍人那一段舉例，那一段課外聽講，只有我一個是東方人，當時却忘了他的姓名。

三十年後，我突然有所醒悟，他就是戴高樂將軍。在當時他僅是一位上校教官。他並沒有強調罵日本人，祇說從日俄戰爭論到九一八奪取我們的東三省，連帶影射着德國人也是一樣，野蠻而加上文明；從拉丁文化來說：法國一向認爲日爾曼是野蠻民族。

日本軍人抬頭於一八九五年的日清戰爭，十年後一九〇五的日俄戰爭，都是中日血淚史的關鍵時代，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，可以說是達到了顛峯；所以我每講述到中日戰史，都是說：十四年抗日，而不說八年抗戰。

七七事變後一個月，我奉召自法返國，參加了上海的淞滬戰爭和一九三七年末的南京保衛戰。不幸的是日本軍以野蠻人而加上文明的智慧與武器，我們打敗了，而我個人則躲在廟子裏——南京鷄鳴寺，裝了八個月的假和尚，才逃出了虎口歸隊；寫下了我一生的傳奇！

因爲躲藏了做俘虜，大受我的親友們所嘉許，在重慶陪都，崔萬秋爲我寫了一本小說「第二年」，當時的名作家張恨水也寫了一本「大江東去」，使得我的傳奇性不脛而走。可惜是這兩本說部，都大着重於我的婚變——傳說我陣亡了，而寡婦再嫁，對於南京日本的暴行，反而一筆帶過。雖然有人勸我自己也來一本，但我一直都躊躇着。因爲在一九六〇年前我還是現役軍人，而

這一幕悲喜劇的男女主角，都還活生生的在社會上，何必損人而不利己，來自吹自唱的自我宣傳！

但我却不太甘心，總覺得南京日軍的大屠殺，我既已親眼看到，而事後傳說，以及各家所記載的寫作，多少有些出入，所以在六十年以後，自己才着手寫「空門行腳」，從南京籠城戰，日軍暴行一直寫到脫離虎口。空門行腳只寫十二萬字，多少覺得有點單薄。後來又只好再寫一本後記，名爲還俗記，應主編的建議，爲了通俗，單行本發行時就全改爲「還俗記」。

## 蔣總統秘錄無一字

這裏我有一個感想兼感慨！

三十年來臺灣的出版界都走現實路線，抗戰勝利了，抗戰過去了，還寫它幹啥子？新的問題還多着呢！一個不寫，一個不看，致使南京大屠殺的紀實，只有郭岐和我的兩本書，大家都當小說看，並無敵愾同仇的心情，也無痛定思痛的意識。南京大屠殺的經過，不要說青年人，就是五十、六十年代的中老年長者，誰還關心呢？

日本人更自私，其隱瞞南京大屠殺的事實，並不自今日始。十餘年前日本產經新聞，爲了報答蔣公介石的以德報怨，擬出一部八十年的秘錄，曾來臺約了二十一位中方編輯委員，在下是第

二十名，末座是一位中尉排長，我看到那張名單，覺得非常的慶幸，雖然我是倒數第二名，還有一位措撈的中尉排長。

我當時慶幸的是既有抗戰當年的中尉排長，則在大著作中，必定會穿插些小故事，所以將我在南京陷敵後的見聞，寫的來有聲有色，以供日方編輯的採用，誰知付梓後一字未提。

日方對中國的勝利，始終不服氣，他們認為若不是美方的海空軍，他們不會失敗的。尤其是在我們盤居海隅，連舊金山和會都不能參加。

對蔣公却「莫法錄」三百萬人的遣返日僑俘，不僅對日本是一針戰敗的強心劑，簡直是復興生產的生力軍，因為在侵華的日本軍人僑民，都是年輕力壯者，留在日本國內的，都是些婦孺殘障。所以在戰後十數年間，在日本民間，對蔣老爺子，幾乎是奉為天神。為了順乎民情，岸信介之流，只好再演一場歌功誦德的戲劇。產經新聞是屬於「岸」系，副作用是對朝日，每日新聞來打對台，自民黨畢竟是屬於保守派的內閣。

中共對日本竄改侵華史提出抗議，也是別有用心，這是對美、對日、對臺的另一花招。

對美——美國在逐步促使日本擴軍抗蘇，趙紫陽訪日，是否已獲諒解，我看很有問題，中共對美日的關係，總想揮一脚，美國若將日本培養成了氣候，中共在美國的份量上就會減輕了些。

對日——在一九七二年，遠在美國承認中國以前，田中角榮這位不學無術的流氓首相，生怕Miss the bus 而趕着去承認中共，事前中共就放出兩種空氣，一是要和日本另訂合約，一是

要索取賠償五百至一千億美金。雖然是雷大雨小，但却嚇的日本屁滾尿流，從此即以東北亞盟主自居。

對臺——不用說，這又是統戰的一環，配合葉劍英的九點，廖承志私函，新憲法的高度自治，似乎是什麼都能將就，只是軍事、外交，必須由中共主持。

這種和談，當然是攪得來無從着手，中共本身，從沒有存着成就的企圖。

南京大屠殺，是抗日初期一九三七年末，也就是國共二度合作的伊始。首都保衛戰，有一個十八集團軍的人員參加過麼？中共從未對抗日感覺到興趣過。

從西安事變，宣言服從蔣公介石領導抗日，都是在攪和攪和中以坐大，從沒有從民族自覺來着想。正如最近美國記者白禮傳所著的「來自地心」上說的，革命可以為目的不擇手段，治國總不能也不擇手段吧！

### 謝承瑞團長的女兒

客歲，偶有機會與留在大陸的舍親謝尊一取得通訊連絡，尊一為南京殉國烈士謝承瑞團長的令媛，生於一九三六抗戰前一年，在襁褓中即已喪父，對乃翁殉職經過十分模糊，我因為欲使此女明瞭其父的愛國事蹟，分享光榮，寫了一封信給她，詳述承瑞當年在南京光華門的奮戰以致陣亡的經過。

因為怕大陸方面檢查郵件，所以用字極為斟酌，盡量不涉及海峽兩岸的政治問題，僅作其父

女在心靈上的人間天上聯繫。時值歲末十二月，為南京抗日保衛戰的四十四周年祭，我就送給加州日報發表，純粹是一封情懷的公開私函。

不意隔月收到復信，尊一對乃父的殉國，固然也念念不忘，但却對當年南京的防守國軍，大加批評，好像其父的陣亡，是國軍故意害死似的，對日暴行、南京大屠殺，則隻字不提。她所根據資料，是在學校的圖書室所查到的。我不願妄測這封復信是受到幹部所指使，至少中共保存的資料中，對南京的大屠殺，並不重視。哀哉！

南京大屠殺當然是日本暴行最顯著者，其實日本當時積年一連串的殘暴，真是罄竹難書，我所能記憶的不過是千分之一而已！

我總覺得日本侵略中國，至少應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算起，當時不僅一舉而掠奪我國的東北三省——戰後改為九省；且再接再厲的向長城以內推進。國軍為了作有實際效果的逐步抵抗，戰而不宣，將大軍分散佈署在北平、天津一帶。所以除了在長城線以外，日軍一再的發動侵略，如佔領熱河——東三省以後的第四省，同時還向長城以內的鄰近地區，逐步蠶食，其中最顯著的，是成立冀東（河北省）十六縣的傀儡政權，而直逼我華北要地的平津。

一九〇〇？〇一年的庚子八國聯軍侵入清廷心臟的北京，簽訂了辛丑條約，使得華北門戶洞開；日本是參與八國聯軍之一，所以在一九〇一年以後，即有少數日軍駐在平津一帶，名為保護他們的僑民與外交官。天津既闢為商埠，又有日本租界，日本可以據以有計畫的從事其蠶食行為

。然而畢竟另有英美各國的牽聯，總不能太明目張膽，暢所欲言。

## 天津白河流屍事件

到了一九三一年以後，日本即大舉進佔我東

北四省及冀東，在平津日軍的兵力自嫌不足；而且平津居華北平原，地形無險可守，所以在一九三四—五年之間，日軍在天津—白河流域附近，修築一些要塞，以作爲進退的據點。但中日並未宣戰，碍於國際間的牽制，總不能從日本本土，輸送大量的工人來作此要塞地帶的土木工程。只好從我東北或華北各地，以利誘威脅的方式，集結了一批中國無知的人民——其中包括了因日本販毒而上癮的下級華人，來進行此種秘而不宣的要塞據點工程。爲了保持絕對機密，利用完了這批中國人的勞力，最後予以處死。但日本人當時並沒有像希特勒那樣處死大量猶太人的科學方法，只好集體埋葬，或利用漲水的河流，使屍首流入大海，人們就稱之爲「白河流屍事件」。

到底白河流屍事件，統計有多少？我手邊無資料可查。我當時雖服務於南京，但家住在平津，所以爲了此事件，曾作私人的尋訪，白河貫通包圍大天津市，毫不費事的可以親眼看到。

站立在河堤上，往往就能看到浮屍，而且男女屍體都有，男屍爲仰，女屍爲俯，雖然是三三兩兩的流着，但日夜相繼，時間總繼續了一個月以上。爲什麼會有女屍體呢？乃是工人的家眷也。要塞工程爲要迅速完成，水泥灌漿，必須連續作業，否則稍一中斷，品質受到影響，將來被砲

火擊中，會發生裂痕。基於工程進度的技術理由，只好把人分成三班制；正如五六千年前埃及作金字塔一樣，一班工作，一班補給，一班休息。在白河地帶的日軍要塞工程，爲迅速與保密，就採取這個方法。

在此地我還要提醒大家的認識；日本侵華，處心積慮，爲時已久，也是一種有計畫的精密作業。以製造走狗——漢奸來分吧！高等的知識份子，甚至於中國割據的軍閥，當然能在軍事、政治、文化上與風作浪。其次是地痞流氓，唆使其製造地方動亂，以之爲反日事件，向我國政府抗議。

當時最顯著的是天津市一連串的暴動，時在民國廿一、二年之間，亦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後，當時天津除各國租界外（是八國聯軍辛丑條約所訂的），大天津市還是屬於中國政府所管制。就在日本租界的半圓型的周邊，有一個小地區別名爲「三不管」，中國人不能管，日本人不能管，還有不知道是不是英美德法各國也不能管了？！三不管地帶藏垢納污，煙賭娼都受到日本的包庇，而日人就利用地痞流氓，來製造事件。當時天津市長是張學良的令弟張學銘，這位我從青少年就認識的朋友，小名爲「二埋邊」（讀合），從這個小名來看，就是一位不太精明的人物。以張學良當年在華北的關係地位，而以有點窩囊的張二爺榮任首當其衝的天津市長，焉能勝任！日本侵華是文武場雙管齊下。所謂暴行，我們所習見習聞的，都偏重在殺人放火；其更有甚者，毋寧是奴化、分化、毒化的殺人不見血暴行。

毒化的面相當廣闊，日本毒化華北，是一項長期計畫，無知的中國人，一經吸毒，終身不得解脫，尤其是勞動階級，還連帶着金錢的束縛，中間經過地痞流氓的串引與除欠，永遠不得翻身，就間接的終身爲日本方面所控制了。

白河流屍，其情可哀，其事可恨，其儂可憐！日本所利用建築要塞的勞力，其中大部份便是這一批「毒人」。連家帶眷，所以才有女屍體，而且比例並不太小。白河流屍，便是日本侵華暴行和南京大屠殺相等的重大暴行之一。所以日本侵華暴行，爲時已久，並非自南京大屠殺始。

## 三張照片震驚世界

抗日戰爭初期，日軍暴行的照片，有三張最爲世界各國所注目：一是一位中國的老百姓跪在地面，眼睛被黑帶蒙着，站在旁邊的一個日軍，正舉着武士刀做砍頭的架式。二是有十名左右的老百姓，在挖一個土坑，準備一個個自行活埋，日軍正在監督着。三是躺在地上的一個中國老婦人的屍體，下身赤裸着，陰戶裏插着一根樹枝。

這三張照片，當然完全是日軍自己拍下來，南京保衛戰、南京大屠殺，根本沒有國際記者參與採訪；而我們中國人正處在戰慄與恐怖之中，不可能拍攝這一類的照片。何況日軍所掠奪搜括的當然是金銀財寶爲主，其次便是手錶、鋼筆、照相機；不可能還有人用照相機來偷拍。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暴行照片完全出之於日軍自己。第一張照片的題名爲「試刀」。主題既然是「試刀」，目的是看看那把武士刀是否鋒利？至

於被試刀的中國百姓，有無應殺之罪狀，根本不去研究，而是題外之話。

武士刀早已成爲日本的專用名詞，描寫日本古代使用武士刀的劍俠小說與電影，歷久充斥於日本市面，目的無非是誇張武士道精神。而這種精神一直爲日本軍部所利用，以作爲窮兵黷武的張本。在現代武器中，武士刀早變成古董的收藏品了，根本非「堅甲利兵」，已沒有使用價值。但是日本軍人，自下士以上的軍官，却各備一把以表現其武士道精神。

可是這類武士刀在平時並不佩帶，平時佩帶的是「指揮刀」，指揮與殺人在意識上完全不同。在戰時，武士刀就沒有機會真正使用，於是才有「試刀」之舉。戰場上既打紅了眼睛，乘不打的空隙中找些中國的老百姓來試試刀，在極端殘忍的日本軍人來看，可當作一種最高的娛樂遊戲；這與戰場上的廝殺完全是兩碼子事。

這種試刀的行爲，在中日戰爭中極爲普遍，且爲日本軍方所默認與鼓舞，意在恢復武士道精神。那一張照片，不過是千百萬件殘酷暴行中的一個例子，充分表現了日本人殘忍性格與集體暴行的氾濫。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統計約有三十餘萬人，軍與民沒有太精確的區分，我想是一樣一半；或許被屠殺的百姓，比被俘的軍人更多一點。南京是首都，也是人口超過百萬的特別市，雖然經過淞滬會戰的警覺與有計畫的疏散（公教文人眷屬），本地居民還有不少留下的。龍城戰也經過了十天以上空隙，精壯的人或向西沿江而上，或向北渡江而走，也逃掉了一些，剩餘的完全

是老弱婦孺，有其行不得也之苦！這些人大都被我方維持治安的執事人員，指定集中在南京市山西路新住宅區，這是一片廣大的新社區，可以容納一二十萬之衆。當時雖未申明那是非設防的地區，至少也曾經過萬國紅十字會出面處理，應是國際公法上公認的事實，一般說來是不應加以侵犯的。

郭岐將軍所寫「南京大屠殺」一書，就是他所目睹發生在山西路難民區的慘象，老婦屍「陰戶插枝」的照片，就是發生在山西路難民地區中。老婦上身赤裸，足下是三寸金蓮，衣飾是古老的中國服裝。

在山西路劃定的難民區日軍的暴行，真是罄竹難盡；奸淫擄掠自在話下；當着祖母強姦未成年的孫女，當着丈夫姦淫其妻女，都是最普遍現象。倒是有一段傳奇故事：一個少女藏在夾層的天花板，居然也躲過了大劫，真可比美歐洲戰場上的「少女安妮的日記」（在荷蘭）。安妮也是藏在古老建築的夾層房屋之間，可是我們那位少女却藏在不到兩三尺高的天花板，渡了四個月，爾後因爲漢奸組織了「大道政府」，日方也要買好民心，才結束這一段公案。

### 親眼所見屠殺慘狀

我所目睹的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幾乎都在城外——沿長江一帶。長江到了南京是由西向東，所以張恨水以我的故事寫的一本小說，名爲「大江東去」（我自己寫的是「還俗記」）。敵軍是由金山衛登陸，繞到南京城南進攻，我所守護的

光華門正首當其衝。敵軍攻擊重點既在城南，我所退却的方向只好朝北，走出挹江門而到長江邊。由於渡河的船隻不足，我被擠落於江中；再度游靠江岸，還是在江南，並未北渡。

我既失去部隊的掌握，只有沿江而下到了上元門——也是南京沿江的一所城門。由於壁壘清野，所有沿江的民房都經破壞，只有上元門外一小廟名爲永清寺，佔地約六畝，而廟宇只有三小間。我投奔到那裏，爲寺僧所收容，其中是三個僧兩俗，兩位和尚都七十開外，一位是三十出頭的矮小徒弟，兩俗是一個七十開外的施主，一個是七十左右的老農——茅屋被破壞而寄食寺中。

時間在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三至五時之間，敵軍已追到上元門，沿江掃蕩，已殺死不少的國軍，又有鬼子兵數人來到廟外，見人就殺。在廟產六畝石榴園中，遺屍就有四十六具。我們是躲在柴房裏，四僧兩俗，我因徹底換了僧衣，也就排入三僧之列。

日兵進入柴房，並未開槍，看見滿屋都是乾柴，便指着柴火，要寺僧送兩担柴火，並指定我和老農担去，地點是上元門內。我們担柴入城，看見有兩三萬被俘的中國士兵，兩手抱着頭部，擠坐在高低不平的地上。有少數的中國炊事兵正在舉火燒飯，似乎是想供被俘者一頓飽飯，所以才需要相當數量的柴火。我們放下柴火後並未遭到爲難，歸途已近冬季日短的黃昏，總算安全回到破寺。

爾後兩日，經過十數次的搜查，而且在寺門外又殺死了幾個躲藏的軍民，寺內的六人，勉強

度過了第一道難關。我們躺在柴房的稻草上，經過最長的日夜。第三天傍晚，來了幾十名敵軍，並沒有再進廟中，却將六畝石榴園的樹枝完全砍光帶走，在戰慄中我們揣摸不出鬼子兵的用意。

時值農曆十一月月圓前後，寒風瑟瑟，月照昏沉，而夾一點帶雪的細雨。午夜先聽到一陣鐵釘的軍靴聲，夾雜着一陣人與人的磨擦聲，經過五十公尺寺廟與公路間距離傳過來；行進方向是由東而西的長江沿岸。我和那位年紀較輕的和尙徒弟在研究：「大概是鬼子兵換防吧？」他對我戰戰兢兢細語猜測着。「一定是的，那是利用夜間行軍，比較保密些！」我還自作聰明，用我軍人的判斷對答他。可是我在想：鬼子兵行軍就行軍，換防就換防，為什麼要將廟子石榴園的樹枝都砍掉帶走？也是當作柴火用麼？雖屬冬季，枝葉盡落；可是到底是江南，石榴樹枝並不那樣的乾枯，那能隨便燃得着火？何況鬼子兵多次來搜索廟子柴房，何嘗不知，這裏還存有相當數量的枯柴！我倆怎麼猜也猜不透，只好蹲臥在稻草堆裏戰慄着。

再經過一兩個小時，遠遠的傳過來一陣機關槍聲，很密，並不像在點射；這樣更將我弄糊塗了！心想也許又有我軍來反攻，發生了戰鬥。到天明之後，却一點聲息都沒有了，平靜的死寂，使我的心，更加速跳着。以後的多少天中，敵軍的小部隊或一兩個士兵還是來到廟裏搜查，將老和尚所僅藏的一百零八塊銀圓——袁大頭，以及可以禦寒的毛衣和毛背心都掠奪了去。

經過了一段時間，我們才發現，在距離廟子

上游一公里多的江邊，有一塊地名叫做大灣子，是長江河流的彎曲部份，靠水的一小片沙灘上，竟躺着無數的死屍，一半泡在江水裏。老和尚的徒弟，法名叫二空，他大膽偷偷的去看過一次，才發現了真相。原來前次半夜裏的人潮聲，以及連續的機關槍聲，是日本鬼子把俘虜來的我們的士兵，集體屠殺在那個長江的大灣子裏了。也證實了砍掉我們石榴園的樹枝，是當作大叉子，將一批一批被屠殺者屍體，推到長江的水裏，以便順流而下的沖走。

### 埋屍與臭票的往事

這是白河流屍的故技，想將死屍流入大海以滅跡，無奈冬季水枯，而彎曲部份的長江，水流不暢，而屍體又太多，不可能盡數的沖走，才剩下了一大堆，遺留在那片沙灘上。

開冬漸漸的和緩了，那一大批屍體也漸漸的腐爛，一股屍臭，傳遍到我們小廟子的周圍。不久來了一批中國人連同少數的鬼子官兵，其中還有一位日本的隨軍僧侶，手裏拿着法器，連敲帶唱的唸着經咒，來到廟裏。硬要我和二空和尚一同去處理那批死屍。當我和二空一同來到大灣子，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大片沙灘上堆滿了屍體。由於江水的潮汐，流沖屍體，使得半乾半濕泡在淺水中，因為天氣漸暖，逐漸腐爛，露在破軍服外面的手足和面部，變成了半骷髏型；眼前所呈現的，即使用「心驚肉跳，慘不忍睹」來形容，也不盡然能描寫我和二空兩人當時的心情！

來處理那批屍體的中國人是屬於紅卍字會，

有別於國際共同組織的紅十字會，是中國特有的道教組織。處理的方式只有挖坑埋葬。死屍太多，人手總嫌不足，但鄉野的老百姓却越集越多，是日軍徵來還是自動來幫助的，我不知道。總之幫手是越來越多，後來我才知道，被殺死者的軍服口袋中，每人總多少保藏着一些鈔票，一元的、五元的、十元的各種顏色都有。大概是事前未被日軍搜括淨盡，所以鼓勵着地方老百姓來協助埋葬，將殘留的鈔票，作為報酬。這種鈔票當時名之為「臭票」，全是中（央）、中（國）、交（通）、農（民）四行所發行的，不過有些「臭」而已，貼着死屍腐爛的臭氣，永遠也洗不掉。那次埋葬的屍體，據統計有兩萬餘具，先已被沖走的未算在裏面。

### 萬死孤城白骨疆場

鬼子兵在南京的屠殺與暴行，真是罄竹難書；我有一本小人物的自傳，寫當年的光景，書名為「還俗記」，另有一篇「首都浩劫身歷記」，我極不願再炒冷飯，但是既然又舊事重提，日本文部省竄改歷史，鬧翻了整個世界，中外雜誌編者，邀我寫一點當年親歷目睹的實況，目的固然是想對過去史實作一次見證；尤其希望能讓後一代的青年，子子孫孫，不要忘了我中華民族的痛史！

以我個人的心境來說：我只能用「甲申錄聞」中的一首詩來表達。

腐肉白骨滿疆場，萬死孤城未肯降。  
寄語路人休掩鼻，活人不及死人香！